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参考资料

列宁、斯大林、毛主席

论十月革命

目 录

列宁、斯大林論十月革命

- 一、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
手里，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月革命后，开始从革命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 二、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拖延起义等于
灭亡..... 3
- 三、在十月革命中，
利。为了保卫
啊..... 6
- 四、十月革命的意义首先在于要彻底粉碎旧的
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巴黎公社的直接继
续，是新型国家..... 8
- 五、十月革命揭穿了可能通过资产阶级国会制
度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套骗人鬼
话..... 12
- 六、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
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没有工农联
盟，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和巩固政权..... 14
- 七、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因为有布尔什维克党为
统帅，为领导力量。不完全战胜机会主
义，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 18

列宁、斯大林論十月革命

一、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俄国二月革命后，开始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

在1917年二三月革命以前，俄国的政权是在一个旧阶级即以尼古拉·罗曼诺夫为首的农奴主、贵族、地主的阶级手里。

这次革命后，政权转到了另一个新阶级即资产阶级手里。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

列宁：《論策略书》，1917年4月8—14日，
《列宁选集》第3卷，1972年10月人民出版社版，第25頁

5. 我国革命的最主要的最需要慎重对待的特点，就是在革命胜利的最初几天内形成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所谓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就是说有两个政府同时存在：一个是主要的、真正的、实际的、掌握全部政权机关的资产阶级政府，即李沃夫之流的“临时政府”；另一个是补充的、附属的、“监督性的”政府，即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机关，但是它直接依靠绝大多数人民，依靠武装的工人和士兵。

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的阶级根源和它的阶级意义在于：1917年3月的俄国革命不仅扫除了整个沙皇君主制度，把全部政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而且已完全接近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就是这样的专政（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武装群众的直接力量的政权），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

6. 俄国革命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就显然得到大多数地方苏维埃信任的彼得格勒兵工代表苏维埃，竟自愿把国家政权奉送给资产阶级和它的临时政府，自愿把首位让给临时政府，同它成立支持它的协议，而自己只是充当监视和监督立宪会议的召开（召开的日期，临时政府直到今天还没有宣布）的角色。

这种史无前例的独特情况，使两个专政交错结合在一起：一个是资产阶级专政（因为李沃夫之流的政府是一种专政，就是说，是一种既不依靠法律、也不依靠预先表示出来的民意，而是依靠暴力夺取的政权，而且政权是由一定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夺取的）；另一个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工兵代表苏维埃）。

毫无疑问，这种“交错”是不能长久保持下去的。一国之内决不能有两个政权。其中必有一个要化为乌有。现

在，俄国的整个资产阶级正在各处拼命用各种办法排除、削弱和消灭兵工代表苏维埃，好造成资产阶级的单一政权。

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
1917年10月，《列宁选集》第3卷，1972年
10月人民出版社版，第38—39页

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

这个过渡时期的特点是：一方面有尽量公开活动的可能（目前在世界各交战国中，俄国是最自由的国家），另一方面没有用暴力压迫群众的现象；最后，群众对这个资本家政府，对这个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

列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
1917年4月7日，《列宁选集》第3卷，
1972年10月人民出版社，第14页

二、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拖延 起义等于灭亡

……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认，正是马克思把这个问题说得最肯定、最准确、最无可争辩，正是他把起义叫作艺术，他说，必须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必须赢得第一次胜利，并且趁敌人张惶失措的时候，不停地

向敌人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等等。

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密谋，不应当依靠政党，而应当依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上的转折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

在这些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还不肯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那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革命。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起义》，1917年9月13日—14日（26—27日），《列宁选集》第3卷，1972年10月人民出版社版，第277—278页

中央委员会认为，俄国革命的国际形势（德国海军中的起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欧洲增长的最高表现；其次，帝国主义者扼杀俄国革命而媾和的威胁），和军事形势（俄国资产阶级和克伦斯基之流已经明确地决定把彼得格勒让给德国人），无产阶级政党在苏维埃中获得了多数，再加上农民起义和人民转而信任我们党（莫斯科的选举）以及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显然已在准备（军队撤出彼得格勒、哥萨克调往彼得格勒、哥萨克包围明斯克等等），——这一切把武装起义提到日程上来了。

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撤出彼得格勒、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

的发动等等)。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1917年10月10日(23日)，《列宁选集》第3卷，1972年10月人民出版社版，第345页

我写这几行字是在24日晚上，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真的就等于死亡。

.....

历史不会饶恕那些拖延时刻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

列宁：《给中央委员会的信》，1917年10月24日(11月6日)，《列宁选集》第3卷，1972年10月人民出版社版，第350—351页

同志们！我还没有收到10月18日星期三的彼得格勒报纸。有人打电话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非党的“新生活报”上发表的声明全文告诉了我，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是，怀疑毕竟是不行了，我只好借这机会给党员同志们写这封信，希望在星期四晚上或者在星期五早上大家都能看到，因为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工贼行为保持沉默就是犯罪。

实践问题愈严重，当工贼的人愈重要、“愈有名”，危险性就愈大，我们驱逐这些工贼就应该愈坚决，由于这些工贼过去有过“功劳”而犹豫不决也愈不可饶恕。

.....

在这样的问题上，在中央通过决议之后，在罗将柯和克伦斯基之流面前，在非党的报纸上反对这项没有公布的

决议，——难道还有比这更卑鄙的叛变活动，更可耻的工贼行为吗？

过去我同这两个从前的同志关系很密切，如果我因此犹豫不决，不去谴责他们，那我认为这是自己的耻辱。我直率地说，我不再把他们两个当作同志了，我要尽力向中央和代表大会提出，无论如何要把他们两人开除出党。

列宁：《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1917年10月18日（31日），《列宁选集》第3卷，1972年10月人民出版社版，346—347页

三、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为了保卫十月革命，我们流了多少血啊

……在十月革命中，革命暴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苏维埃政权推翻了资产阶级，驱逐了旧政府。

为什么呢？第一、因为群众已经组织在苏维埃中了；第二、因为敌人即资产阶级经过2月至10月这一漫长的政治时期，已经象春水冲击下的冰块，摇摇欲坠了，站不住脚了，它已经外强中干了。由于这些原因，即使同目前德国革命运动比起来，十月革命的运动也是很容易地使我们的革命暴力获得了完全的辉煌的胜利。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1919年3—4月，《列宁全集》第29卷第39页

再从我国历史中举几个例子吧。难道在一个长时期中人们不是知道沙皇制度在腐朽，在崩溃吗？然而为了推翻

它，不知流了多少血啊！

而十月革命呢？难道知道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才指出了唯一正确出路的人还少吗？难道人们不懂得俄国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吗？但是你知道，为了保卫十月革命不受国内外一切敌人的侵害，我们进行了多么大的抵抗，我们流了多少血啊！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1934年7月23日，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论无产阶级革命》第39页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曾经试验过是否可以在和平对待资本家的情况下实行社会改革。他们好心地想在俄国实行社会改革，只是不要得罪了资本家。他们忘记了，资本家老爷终究是资本家，我们只能战胜他们。他们说，布尔什维克使俄国浸在内战的血泊中。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难道你们不曾有过八个月的时间来作你们的试验吗？难道从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你们不曾和克伦斯基一起执掌政权，并得到所有立宪民主党人、整个协约国和世界上一切最富有的国家的帮助吗？那时候，你们的纲领是不经过内战而实行社会改造。如果你们真的实行起社会改革，世界上还会有哪怕一个傻瓜去进行革命吗？为什么你们没有作到这一点呢？因为你们的纲领是空洞的纲领，是荒诞的幻想。因为要跟资本家取得谅解，要用和平的方式使他们就范是决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四年帝国主义战争之后。英国、法国、德国并不缺乏聪明的人，他们懂得，是为了瓜分殖民地他们才参加这次战争的，是为了分赃才使一千万人死亡、二千万人残废的。资本主义的原形

就是这样。这样的资本主义你怎么能够说服呢，使二千万人残废、一千万人丧命的资本主义，你怎么能跟它取得协议呢？我们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说：“你们本来有可能完成这个试验，为什么又没有成功呢？因为你们的纲领不过是空想，……”。

列宁：《在全俄哥萨克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0年3月1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358—359页

四、十月革命的意义首先在于要彻底粉碎旧的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巴黎公社的直接继续，是新型国家

同志们！布尔什维克始终认为必要的工农革命，已经成功了。

这个工农革命的影响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影响首先是在我国成立苏维埃政府，绝对没有资产阶级参加的我们自己的政权机关。被压迫的群众将亲自建立政权。旧的国家机关将要遭到彻底粉碎，而新的管理机关即苏维埃组织将要建立起来。

从此开始了俄国历史的新时代，而且这第三次俄国革命最终必定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

列宁：《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报告》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列宁全集》第26卷，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19页

……不是利用旧的国家政权机构，而是彻底摧毁它，粉碎它（不顾那些惊慌失措的小市民的号泣和怠工者的恐吓）并创立新的国家机构。这个新的国家机构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为争取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这个新的机构不是什么人臆想出来的，而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从这个斗争向广度和深度的扩展中成长起来的。这个新的国家政权机构，这个新型的国家政权就是苏维埃政权。

俄国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几小时之后，便立刻宣布解散旧的国家机构（这个机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经过几个世纪而被改成适合于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即使在最民主的共和国里也是如此），并把全部政权转交给苏维埃。苏维埃是只允许被剥削的劳动者参加，而不容许任何剥削者插足的。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16日，《列宁选集》第4卷，1965年10月人民出版社版，第135—136页

从国内形势来看，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破坏俄国旧制度的时期，破坏资产阶级旧政权的全部机关的时期。

在理论上我们知道，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把旧的国家机器拿过来并运用它。马克思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原理完全被事实证实了，当时我们经历了沙皇官吏、职员和一部分无产阶级上层分子的整整一个怠工时期即国家政权十分混乱的时期。

资产阶级国家的第一个和最主要的机关——旧军队及其将领集团被摧毁了。这使我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由于

它们被摧毁，我们不得不暂时没有任何军队，并且不得不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但是其他出路是没有的，历史没有给予我们任何其他解放无产阶级的道路。

其次，资产阶级手中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机关——官吏机关即资产阶级的行政机关被破坏和摧毁了。

在国家经济管理方面，最重要的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神经中枢——银行。资产阶级的银行被剥夺，因而可以说，资产阶级就失去了灵魂。接着就进行摧毁经济生活的旧机关的工作和剥夺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工厂并交给工人阶级。再其次，摧毁旧的粮食机关，试图建立能够收集粮食并把粮食分配给居民的新的粮食机关。最后就是解散立宪会议。苏维埃俄国在这个时期为了破坏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所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大致就是这些。

斯大林：《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年》，1920年11月，《斯大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8—339页

任何一个自觉的社会主义者，任何一个考虑过革命历史的工人，都不能否认，苏维埃政权是最高的国家类型，是巴黎公社的直接继续，……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
《关于批准和约的报告》，1918年3月14日，
《列宁全集》第27卷，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
第171页

公社的真实本质并不是资产者通常所寻求的那种东西，而是它创立了特殊类型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在俄国已

经产生，这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

列宁：《論策略书》，1917年4月8—14日，
《列宁选集》，1972年10月人民出版社版，
第34頁

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打碎和彻底破坏旧式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吏的、法官的机关，这些机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都保存着，而且必然保存着，它们实际上是实行工人和劳动者的民主的最大障碍。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走了第二步。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綱和报告》
1919年3月4日，《列宁选集》第3卷，1972
年10月人民出版社，第725頁

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第一，它保证有工农武装力量，并且这个武装力量不是象过去的常备军那样同人民隔离，而是同人民极密切地联系着的；在军事方面，这个武装力量比从前的军队强大得不可比拟；在革命方面，它是无可替代的。第二，这个机构保证同群众，同大多数人民有极其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这样的联系从前的国家机构是根本没有的。第三，这个机构的成员不是经过官僚手续而是依民意选出和更换的。所以它比从前的机构民主得多。第四，它保证同各种各样的行业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它能够不要官僚而使各种各样的极深刻的改良容易实行。第五，它保证有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觉悟、最有力、最先进的部分的组织形式，所

以它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能够用来发动、教育、训练和领导这些阶级全体广大群众的机构，而这些群众向来都是完全处在政治生活以外，处在历史以外的。第六，它保证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是说，把立法的职能和执行法律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1917年10月1日，《列宁选集》第3卷，1972
年10月人民出版社版，第308—309页

五、十月革命揭穿了可能通过资产阶级国会制度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套骗人鬼话

俄国革命一开始就提供出了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个一切被剥削劳动阶级的群众组织，只有它才能领导这些阶级为争取它们政治经济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在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苏维埃就壮大、成长和巩固起来了，它根据本身的经验打消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制形式的欺骗性，并且从实践中得出了结论：不同这种议会制形式以及一切妥协行为决裂，被压迫阶级就不可能得到解放。

……

十月革命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并通过苏维埃把政权交给了被剥削的劳动阶级，这引起了剥削者的拼命反抗，

而在镇压这种反抗的过程中完全表明，十月革命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经验使劳动阶级确信：旧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已经过时，它同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完全不相容的，只有阶级的机关（如苏维埃）才能战胜有产阶级的反抗和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全民的机关是办不到的。现在，凡是反对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反对人民所争得的苏维埃共和国，而赞助资产阶级议会制和立宪会议，那就是向后倒退，就是要使工农十月革命完全失败。

列宁：《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1918年1月6日（19日），《列宁选集》第3卷，1972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07—408页

十月革命夺得了资产阶级手里的政权，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并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因而把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民主制同资产阶级国会制度这一资本主义民主制对立起来。

.....

这样，十月革命就揭穿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所谓现在有可能通过资产阶级国会制度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套骗人鬼话。

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1927年11月6—7日，《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04—205页

六、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没有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和巩固政权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1919年6月23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页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弄得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10月—11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版，第640页

在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任何过渡中，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向上，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因为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些剥削者的财产，把他们在组织上和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企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中会发生千百万种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方向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态。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残他们），这些人，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灭害决心，把盗贼就地枪决的。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群众努力地无情地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未能长久坚持下去。当时群众革命热忱之所以这样不能持久，其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强大，而又唯有它（如果它已经有充分的数量，充分的觉悟和充分的纪律）才能把大多数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如果更简单更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贫民）吸引过来，才能掌握政权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期内。